

航海图

LA
CARTA
ESFÉRICA

〔西班牙〕阿图罗·佩雷斯-雷维特 著 叶淑吟 译

南海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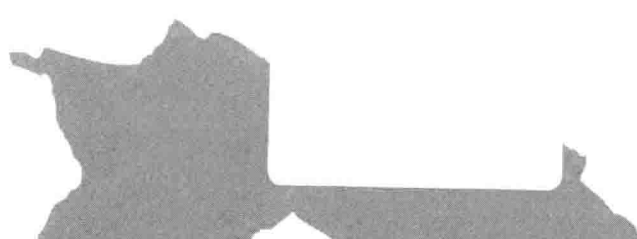


LA
CARTA
ESFÉRICA

航海图

〔西班牙〕阿图罗·佩雷斯-雷维特 著 叶淑吟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航海图 / (西)佩雷斯-雷维特著; 叶淑吟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4.7
ISBN 978-7-5442-7267-4

I. ①航… II. ①佩… ②叶… III. ①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①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2615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3-226

LA CARTA ESFÉRICA © 2000 by Arturo Pérez-Revert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DRAKE SERVICES LTD. c/o RDC Agencia Literaria S.L.,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译文由台湾漫游者文化授权简体字版出版发行

航海图

〔西班牙〕阿图罗·佩雷斯-雷维特 著
叶淑吟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黄宁群
特邀编辑 白 路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周文彬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365千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267-4
定 价 3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海图不仅是从甲地到乙地的必需工具，也是幅插图，

还是历史的一页，

有时更是一本历险小说。

——贾克·杜普耶，《水手》

目录

前言 /1

第一章 第三〇七号拍卖品 /3

第二章 特拉法尔加的玻璃橱窗 /28

第三章 沉船 /49

第四章 经纬度 /73

第五章 本初子午线 /104

第六章 君子与小人 /129

第七章 亚哈船长的金币 /154

第八章 船位推算点 /175

第九章 船楼上的女人 /203

第十章 私掠船之岸 /227

第十一章 马尾藻海 /251

第十二章 罗经点西南偏南 /279

第十三章 海图大师 /306

第十四章 绿色龙虾之谜 /331

第十五章 恶魔之眼 /352

第十六章 无名船坟场 /370

阿图罗·佩雷斯-雷维特专访：“荣耀号”长眠此地 /393

前言

我们观望夜空。几近完美的黑色绒布上，在天璇星与天枢星所连成的直线右侧五倍远的地方，北极星在既定位置上熠熠放光。接下来的两万年间，北极星都会继续躺在同样的位置上，而每个抬头凝视的航海者，只要看到它在上空，便会倍感安慰。因为当人们要在海图上觅得一条路线，或是在人生旅途中陷入迷惘时，知道某处有个东西始终如一，那种感觉是令人安心的。如果我们继续观察星星，便会毫不费力就找到猎户座，接着是英仙座和昴星团。要找到这些星星并不难，因为夜空相当清朗，万里无云，连轻柔的微风都不见踪影。夕阳西下，东南风渐息，码头仿佛一面黑色的镜子，倒映着港口起重机的灯影、山上灯火通明的城堡，以及两座闪烁的灯塔——一边是绿色的圣佩德罗灯塔，另一边是红色的圣诞灯塔。

现在，让我们转向这个男人。他一动不动地倚靠在城墙的栏杆上，凝视着东边的夜空。夜色越发沉重，他心想明早东风又将吹起，让港口外的船只鼓起风帆。他的脸上似乎带着一丝诡异的微笑。港口灯光从下方照亮他的脸庞。那张脸比常人更显失落，甚至带着几分苦涩，不过我们知道原因。我们清楚这几个礼拜以来，离这里没几里的外海风浪决定了这名男子的命运，虽然这些都已经不再重要。

切莫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因为我们现在要来讲讲他的故事。跟着他一块儿凝视港口时，我们会注意到有艘船的灯火缓缓远离码头。船上的引擎声因距离和城市的喧嚣而变得模糊，螺旋桨搅动漆黑水面的同时，船员将最后几米的锚绳收回船上。从城墙凝望着这艘船时，男子感觉身心分别传来两种不同的痛苦。忧伤凝聚作腹部的痛楚，显露出扭曲的表情，乍看竟像带抹微笑——我们很快会了解那只是看起来像微笑而已。还有另一个更为清晰而尖锐的痛楚，在他的身体右侧隐隐作痛，一股湿冷将衬衫黏在皮肤上，血流到臀部，随着每一次的心脏跳动、血管收缩，从内而外湿透了裤子。

男子心想，幸运的是，今夜我的心跳得特别慢。

第一章 第三〇七号拍卖品

我已经跑了许多图书馆，

并且航遍了世界的大洋。

——赫尔曼·梅尔维尔^①，《白鲸》

我们可以叫他以实玛利，不过他真正的名字叫科伊。我在本篇故事快接近尾声时与他相遇，那时他的人生又触礁了，处境几乎如《白鲸》里的捕鲸船“拉吉号”的船长搜寻失踪儿子下落时，遭遇船难的水手靠棺材浮在海面上一样岌岌可危。当时的他已经过了一段游手好闲的日子，下午甚至去了一趟巴塞罗那的克雷莫拍卖会，只为了打发时间。他的口袋里有一小笔钱，住在离兰布拉斯大道不远的一家私人旅馆里，他有几本书，一台航海六分仪，一张大副执照，可是早在四个月前商船局便暂时吊销了他的执照，为期两年，因为在清晨四点二十分他值班时，一艘四万吨级的集装箱货船“黑岛号”在印度洋搁浅了。

科伊喜欢航海物品的拍卖会，尽管这段日子他没能力竞标。但是坐落

^① 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1891）：美国小说家，《白鲸》是他的代表作，也是航海小说中的经典之作。

于百诚街的克雷莫拍卖会场，不但有空调，会后还可免费享用一杯饮料，此外，接待处的女孩有双修长美腿，脸上挂着动人的微笑。至于拍卖品，他喜欢欣赏，并想象那些船难物品跟着水手东飘西荡，最终搁浅在这片“海滩”上。整场拍卖会，他都坐在那里，双手插在深蓝色毛料外套的口袋里，专注地看着那些带走他心爱珍宝的买家。不过这样的乐趣时常大打折扣：有件令人惊艳的潜水服，铜制头盔上布满凹损以及光荣的刮痕，让人联想到船难、珊瑚礁浅滩和尼古拉斯科执导的电影，片中有巨型鱿鱼和索菲亚·罗兰——她从水面浮出的刹那，湿淋淋的上衣贴住身躯，勾勒出曲线。东西最后由一位古董商得标——每轮竞价他都毫不犹豫地举起号码牌。还有一个年代久远，但保存状况良好的罗盘，装在原厂的盒子内——当科伊还是海事学校的学生时，绝对心甘情愿拿命去交换这个东西。一位貌似对海洋一无所知的先生以起拍价买下这件拍卖品，但是只要把拍下的物品摆在任何一家航海用品商店橱窗里，售价就可以离谱到成交价的十倍之多。

重头戏发生在下午。拍卖官拍板成交了第三〇六号拍卖品——以底价卖出意大利皇家海军使用过的雅典牌航海天文钟。这位拍卖官看上去温文尔雅，鲑红色衬衣搭配了一条颜色大胆的领带。在举牌竞价的空当，他看了一下笔记，用食指顶了顶眼镜，不时啜饮旁边的一杯水。

“下一个拍卖品：西班牙沿岸航海图册，乌鲁迪亚·撒西多制作，第三〇七号拍卖品。”

拍卖官带着谨慎的微笑喊出这句话，这种笑容只会留给他想特意强调的重要物品。适当地停顿半晌后，他补充道，这是18世纪的海图珍宝，语气着重在“珍宝”二字，似乎不舍得就此与海图分别。拍卖官的助理是个穿着蓝色罩衫的年轻男子，他稍稍举起那本对开的书册，让大家都能在大厅里看清楚。科伊略带忧郁地凝视着：照克雷莫的目录看来，这类拍卖品实属千载难逢，因为绝大部分的真本都收藏在图书馆和博物馆内。这个拍卖品的保存状况相当好，很可能从未在船上用过，因为湿气、铅笔标示以及使用造成的磨损撕裂，都会在航海图上留下无法弥补的痕迹。

拍卖官已经开始出价，光是起拍价就足以让科伊过上一年悠闲快活的

日子。第一排有位魁梧的男子——他的额头饱满，极长的灰发束成马尾，手机响了三次，全场都不堪其扰——举起十一号牌子；其他人的手跟着举起，拍卖官握着小木槌，注意力不断移到下一位竞标者身上，用修养十足的嗓音重复一遍每次出价，专业的语调激励买家竞出手。标价已经飙升到接近起拍价的两倍，对第三〇七号拍卖品感兴趣的买家纷纷收手。灰发马尾的魁梧男子继续竞标，另外还有一个干瘦的大胡子，一个留着金色短发的女子——科伊只能看到她的后脑勺和举牌的手，还有一个穿着体面的秃头男子。当女子喊出两倍的价钱时，绑马尾的灰发男子半旋过身来，带着恼火的表情朝那女子的方向瞥了一眼，科伊看见他有双湛绿的眼眸、咄咄逼人的轮廓、大鼻子和不可一世的姿态。他举着牌子的手上戴着好几只金戒指。男子似乎不习惯有人竞争，最后他动作粗鲁地转向右边，那儿坐着一个浓妆艳抹、深色头发的年轻女孩，每次手机铃声响起她便低声讲着电话，现在正因马尾男子的暴躁脾气而遭受池鱼之殃。男子粗鲁地低声斥责她。

“还有人出更高价吗？”

灰发马尾男子举起牌子，而金发女子立即反攻，举起自己的七十四号牌子。这场追逐引爆了厅内的火药味。干瘦的大胡子选择退出竞标，再经过两次加价后，穿着体面的秃头男子开始踌躇不决。马尾男子继续竞标，电话再度响起时，周围的人忍不住纷纷皱眉，于是，他从秘书的手中拿起手机，夹在肩膀和耳朵之间，另一只手及时举牌，响应金发女子刚刚的出价。竞标到此时，全厅的人都站到金发女子这边，希望男子要么钱财用尽，要么手机电池用光。喊价已达起拍价的三倍，科伊和隔壁的棕肤矮小男子交换了一抹玩味的眼神，男子留着浓密的八字胡，上了发胶的头发仔细往后梳拢。他带着礼貌的微笑，回了科伊一记眼神，交叉的双手平静地搁在大腿上，双手的大拇指不停上下绕着。他个子矮小，但是外表整洁干净，甚至有点谨小慎微的模样。他戴着红色波点领结，穿着威尔士细格纹布与苏格兰格子花呢拼接的外套，这衣服给他平添了一股异域英伦风，仿佛土耳其人穿巴宝莉一样的感觉。男子面貌和善，一双微凸的眼睛忧郁而诱人，

像是童话故事里的青蛙王子。

“还有出价更高的吗？”

拍卖官的木槌高举在半空中，询问的眼神锁在马尾男子的身上，而他已经将手机还给秘书，并恼怒地盯着拍卖官。马尾男子的最后一次出价正好是起拍价的三倍，但已经被金发女子追过去了。不管如何努力避开前方的人头，科伊就是看不到女子的脸，他越来越好奇。而马尾男子的咂舌，不知是因为竞标价格，还是女子穷追猛打的厮杀。

“各位先生女士，还有人要出价吗？”拍卖官神态自若地喊话。

他看向马尾男子，不过男子没反应。全场的视线一致看往同一个方向，殷殷期盼。包括科伊在内。

“那么最后这个价钱，第一次……第二次……”

马尾男子猛力举起牌子，仿佛挥舞起一件兵器。大厅内响起一片窃窃私语，科伊的视线回到金发女子的身上。她的牌子已经高高举起，盖过了对方的加价。现场的气氛再度紧绷，接下来两分钟内，在场的每一位观众都紧紧跟随着双方紧凑的步调，仿佛在观看一场生死之战——十一号牌子还没放下，七十四号已经举起，连拍卖官也跟不上这节奏，有好几次，他不得不停下来，拿起柜子上的玻璃杯，啜饮几口。

“还有买家要出价吗？”

乌鲁迪亚的航海图册已经飙到起拍价的五倍之高时，十一号牌子犯下一个错误，马尾男子略迟疑了一下，不过这也可能是他秘书的错。他们的手机响个不停，而秘书在最紧要的关头把电话递了过去，当时拍卖官的木槌高高举着，等待新的出价，马尾男子犹豫不决，仿佛想重新考虑。如果这真的算是错误的话，拍卖官也有责任，他将男子转向秘书的粗鲁动作，解释为放弃和停止竞标。或者其实没有什么错误，因为拍卖官如同其他人一样，也有自己的喜恶，而这位拍卖官就偏向马尾男子的对手。不管怎么说，只花了三秒钟木槌就敲在讲台上，乌鲁迪亚航海图册被金发女子拍下。科伊还是没有看到她的脸。

第三〇七号拍卖品之后，拍卖会就等于结束了，因为接下去已经没什么刺激的情节了，也没有节外生枝。马尾男子不再举牌竞标，结束前他就起身离场，后面是秘书高跟鞋急促的咔嚓声。不过临走前他还用愤怒的眼神瞪了瞪金发女子。女子也没再举牌。干瘦的大胡子最后拍下一个非常美丽的航海望远镜。坐在科伊前面，有位指甲肮脏、表情严肃的男子，以比起拍价稍高一点的价钱，拍下西班牙战船“纳波姆塞诺号”的模型，船身约一米长，保养得还不错。最后一批拍卖品则是流标的英国海军部的一套旧海图。最终，拍卖官宣布本日拍卖会结束，买家都起身到小厅去享用克雷莫招待宾客的香槟。

科伊寻觅着金发女子的身影。要是在其他时候，他的注意力本会放在年轻女招待的微笑上，她总会端着盘子，走过来邀请他喝杯香槟。女孩在其他的拍卖场合认识了科伊，知道他从来不参与竞标。她显然注意到他除了褪色牛仔裤、白色运动鞋外，还有一件双排扣深色海军蓝外套，昔日是饰有商船船锚图案的镀金扣，如今换成较为低调的黑色塑料扣。袖口也有从前闪闪发光的军官金银丝线滚边的痕迹。科伊依然对这件外套爱不释手——穿上了便觉得跟大海还有联系。特别是午后到港口附近溜达时，脑袋里想着自己仍有资格应征船员的往日时光，那时还有一些远方的小岛能提供庇护居所给像他这样的人：公正的民主国家，那里不知道何谓吊销执照两年，连海事法庭的传票、通缉令都到不了。这件外套，还有制服帽子和裤子，是十五年前通过二副的资格考试时，在 Rafael Valls 裁缝店订制的。航海的时候，他一直把这套衣服带在身边，虽然商船水手能穿正式衣着的场合越来越少，不过在对衣着有讲究的场合，他还是会拿出来。

他昵称那件旧衣为“吉姆爷”^①的外套，因为这外套恰来自他作为航海文学狂热爱好者而为自己定义的康拉德时代，至今仍非常契合他的落魄处境。依照这种说法，科伊还有过斯蒂文森^②和梅尔维尔时代。每当他像所有人那样回顾自己的过往，便用这三个阶段来划分自己的人生，其中康拉

① 吉姆爷：英国作家康拉德（1857—1924）小说《吉姆爷》中的主角。

② 斯蒂文森（1850—1894）：英国小说家，代表作有《金银岛》等。

德时代最愁苦。他刚满三十八岁，前途茫茫，眼前只见尚余二十个月吊销执照的惩罚，另外还有无限期延长的船长考试，他像一艘搁浅在陆地的船，那如影随形的前科，不论他踏进哪间海运公司的大门，都会令对方皱起眉头。他最后的积蓄，已随着住在兰布拉斯大道附近的旅馆、每日到特里萨之家用餐，一点一滴无情耗尽。再过几个礼拜，他将会逼不得已屈就基层水手的工作，搭乘一艘挂着安的列斯国旗的生锈船只，和乌克兰籍船员以及希腊籍船长为伍。有时船东为了获得保险理赔，会让这些船载着伪装的货物沉没，让你措手不及，连打包行李的机会都没有。若不愿意选择这种生活，只能告别海洋，转而在陆地找个工作混口饭吃。光是考虑到这点，便让他反胃，尽管在“黑岛号”上工作没什么了不起，但科伊和所有水手一样，都有一种特质——一种理所当然的不安全感。可以说是不信任，只有曾在比斯开湾看过三小时内气压计猛降五百帕，或者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一艘近在咫尺的五十万吨重、四百米长的油轮超了过去的人，才能够体会个中滋味。就是这种不确定感，或说第六感，让人在夜里因为引擎轰鸣而惊醒，看到远处地平线出现黑云而倍感不安，或是让船长毫无理由地出现在船桥处，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另一方面，考虑到他们这行在站岗时要区分比较陀螺仪和磁铁罗盘的显示差异，也就是说要用一个不准确的北方去校对另一个不准确的北方，则这种不安也就顺理成章了。只要科伊一离开甲板，这种不安全感就会莫名加深。对他这种男人而言，远离岸边至少十英里远的地方才让他最感快乐，这是一种不幸，又或是种幸运。

他喝下一口卖弄风骚的女招待送来的饮料。他不是个有魅力的家伙：他比平均身高还矮，因此健壮的肩膀看起来过于宽阔，双手宽而结实，这些外表继承自从未有过航海经验的商人父亲，而这位父亲留给他的不是金钱，而是略显笨拙的大步走姿，那摇晃匆忙的样子仿佛是说连脚下的土地也无法令他信任一样。可是宽阔的嘴巴和看来咄咄逼人的大鼻子的粗犷线条，在一双平静眼眸的衬托下却显得柔和许多。那双和善的黑眸，会让人想到有些猎犬凝望着主人的模样。还有他那有时浮上嘴角的笑容，掺杂羞赧、真诚和接近孩童的纯真，更加深了那略带忧愁的忠心耿耿眼神。对于女招

待送饮料的温柔动作，他投以一记感激的目光。她现在已经走远，在宾客之间穿梭，一双美腿衬着合乎场合的短裙，并自信科伊的视线正逗留在自己那双腿上。

她是这样以为。然而此时，即使是将杯子递到唇边，他的视线却仍在四周游移，寻找金发女子的身影。有那么一小会儿，他的视线停留在那个眼神忧郁、穿着方格纹外套的矮小男子身上，对方朝他礼貌地点了点头。接着，他的视线继续在大厅里搜寻，直到找到那抹身影：她仍旧背对着他，手里拿着高脚杯，夹杂在人群中和拍卖官聊天。她穿着麂皮外套、深色裙子配一双低跟鞋。他缓缓地朝女人走去，带着好奇盯着那头直顺金发，颈背处剪得特别短，两侧长度则垂到下颚，形成两道斜线，虽不对称然而效果非常完美。当女人讲话时，头发轻摆，发尖扫过面颊，而他只能从正后方看到这些。两人之间的距离只剩三分之一时，科伊注意到她光裸的脖子上布满点点雀斑：上百个细小暗斑，比肤色略深；她有一头金发，肤色并不是很白皙，是那种徜徉在太阳和宽阔蓝天下，享受户外生活的肤色。距离她只剩两步时，科伊佯装若无其事地绕过去看她的脸，女子告别拍卖官，转过身，有几秒钟的时间，与科伊直接面对面。这一刹那的时间，便足以让她将手中的高脚杯放在桌上，转动肩膀和腰部，轻轻避开他，然后离开那里。两人的目光在这片刻短暂交会，他刚好来得及捕捉那双独特而泛着蓝光的深色眼眸。也许刚好相反，是闪着幽光的蓝色眼眸，海军蓝的瞳孔不经意掠过科伊的身上，他则瞥见她连前额、脸庞、脖子和双手上都有雀斑的踪迹，这让他觉得那抹身影十分独特而充满魅力，散发出接近少女的青春气息，尽管她一定已经年过二十了。他瞥见女人的右手腕有只大型男表，钢制，黑色表盘。她的个子比他高出好几厘米，而且非常美丽。

五分钟后，科伊走到大街上。积云被城市的灯光照亮，在昏暗的天空里，全往东南方向移动，他知道风向就要变了，或许今晚会下雨。他站在大门口，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正思忖该往左边还是右边走。差别在于是到附近酒吧里去啃个潜艇三明治，还是散步到皇家广场喝两杯加汤力水的庞贝

蓝宝石杜松子酒。或许只能点一杯,想起自己一贫如洗,他立即改变了主意。街道上车辆稀少,他极目远眺,透过行道树枝叶间望着由近及远延伸而去的交通灯,正从黄灯转成红灯。考虑了十秒钟后,刚好左边最后一个交通灯转为红灯,而右边较近的又转为绿灯,他往右边踏开脚步。于是铸下当晚的第一个错误。

绝非偶遇法则,基于耳熟能详的墨菲定律——这个定律最近得到了几次严谨的验证——科伊习惯在内心建立一套生动的法则,而且对此深信不疑。比如,与丑女共舞法则,黄油吐司总是面朝下着地法则,还有其他一些或多或少适用于他近来悲惨处境的法则。当然用处并不大,只能偶尔逗自己开心一笑罢了。不管如何,科伊确信宇宙有其神秘奥妙的秩序,就像爵士乐那般随意、即兴——爵士乐令他痴迷——让人会不禁想问,这莫非是在哪里预先拟好的。于是他最近编出绝非偶遇法则。因为,随着他的脚步越来越接近街角,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辆停在人行道边的银灰色大车,其中一扇门是敞开的。接着在街灯下,他看到稍远处有一对男女在交谈。科伊先认出那位面向他的男子,再往前走几步,当他看出男子的怨怒表情,才了解他正跟女子争执不休。街灯并未遮住女子,她有头金发,颈背处的发线剪得较高,穿着麂皮外套和深色裙子。他感觉腹部一阵翻搅。有时他会暗自思忖道,在无法预测的生命本质中,有时也会有可以预料的时候。他迟疑了一分钟,接着又补充:反之亦然。然后,他选定方向,顺流而去。如果说他有什么能力,那便是以直觉判断这类情况,尽管上一次的判断一败涂地——这个错误直接把他带到海事法庭。总之,他已将前进方向调偏十度,尽可能近距离地从那两人身旁经过。这便是他的第二个错误,这违背了任何一个水手的常识,他应该要全力避开危险,否则就会大难临头。

灰发马尾男子看来怒气冲天。起先,他听不清楚男人嘴里嚷嚷些什么,因为对方刻意压低声音,但是他看见男子伸出一只手怒指那名女子,而她在男子面前伫立不动。最后,手指带着怒气而非暴力往前戳去,戳中对方的肩膀,于是她往后退了一步,似乎被眼前的举动吓到。

“……后果。”科伊已经听见马尾男子的话，“听清楚了吗……所有的后果。”

他举起手指，打算再度戳对方的肩膀，女子闪开了，男子似乎反应更快，因为他改抓住女子的一只胳膊。或许不是以粗暴的方式，而是打算说服、恫吓对方。当他一把抓住女子胳膊时，她惊恐地弹起，挣脱了并再度往后退去。此时，男子想再次抓住她，却徒劳无功，因为科伊挡在两人中间，直直地瞪着他。男子的手停在半空中，手指上的戒指在街灯下闪闪发光，嘴巴半张，正要女子说些什么，却不知道刚刚从哪里冒出这个陌生人，穿着水手外套和网球鞋，有着厚实的肩膀，宽大结实的手假装不经意地悬在身体两侧破旧的牛仔裤旁。

“你干什么？”马尾男子说。

男子略带口音，介乎安达卢西亚和外国口音之间。他面露惊讶不解，好奇地打量科伊，似乎想把他跟眼前的事联系起来，却一头雾水。他脸上的怒气已经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惊愕，尤其是当他意识到自己并不认识这个闯入者时。他的个子比科伊高——今晚几乎所有人都比他高——科伊看到男子的视线越过他头上，落在后方女子的身上，仿佛想为这样的节外生枝找一个解释。科伊看不到身后的女子，她依旧保持不动，一声不吭。

“搞什么鬼……”马尾男子开始说话，接着忽然打住，表情阴郁，好似刚听到什么坏消息。科伊站在他的面前，紧抿双唇，双手搁在身体两侧，正在算计事情发展的可能性。男子虽然愤怒，却未被冲昏头脑。他穿着价值不菲的西装，打领带，脚下是一双好鞋，戴着戒指的左手上有只贵气的厚重黄金表，设计相当时尚。这个家伙只要打上领带，身上就会穿戴十公斤重的黄金吧，科伊心想。男子外表潇洒，肩膀宽阔，有副运动员的体格。科伊下了结论：他可不是那种会随便在大街上或是克雷莫门口与人拳脚相向的主。

尽管感觉到身后的女人那紧盯不放的目光，科伊还是没法看到她的脸。他对自己说，如果幸运没受什么伤，希望她至少不要拔腿就跑，愿意花点时间道谢。另一方面，马尾男子转向左边，凝视着一家时尚商店的橱窗，